

格言
MOTTO

亲爱的

时光向左，幸福向右

格言杂志社编

谁在青春中金戈铁马，踏碎誓言，攻下了你心里的城？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格言
MOTTO

亲爱的
时光向左，幸福向右

格言杂志社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亲爱的 / 格言杂志社编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729-7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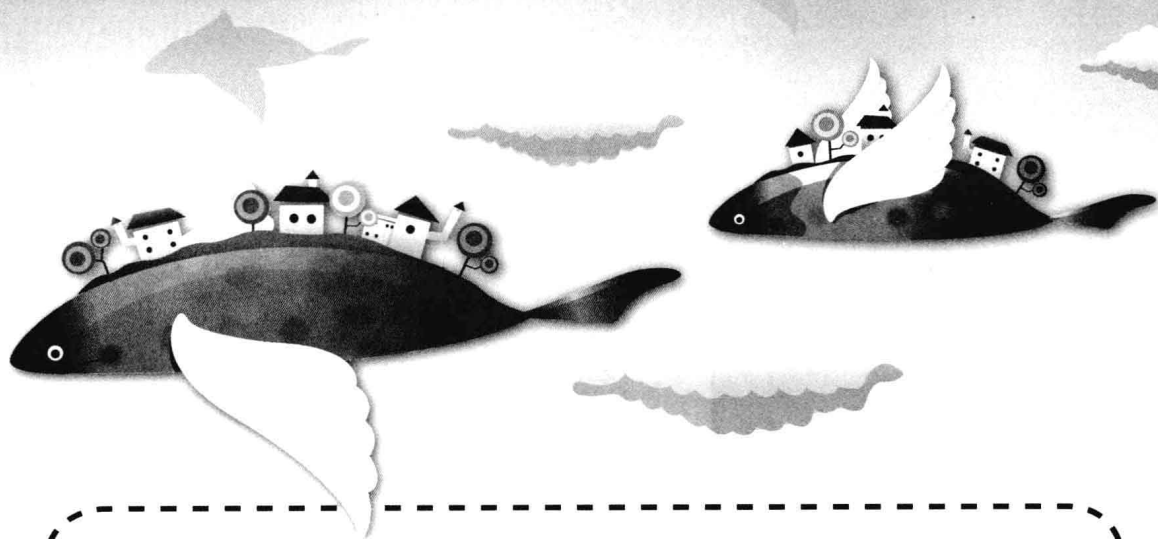
I. ①亲… II. ①格… III. ①汉语—语言读物 IV.
①H1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5646号

书 名 亲爱的

- 编 著** 格言杂志社
版式设计 张津楠 张冬冬
封面图片 达志影像
责任编辑 张叶青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
开 本 700×1000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85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792-5
定 价 15元
-

(凡印装错误, 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在浅处爱，去深处活

◎ 叶倾城

你问我爱情或者未来，你还年轻，双颊如火，唇间含了一朵永恒的玫瑰。你说：爱，且深爱。我却一时不知所措，不知是抱你入怀还是掬你在手，或者只是退后一步：不……生命中，有很多比爱情更重要的事。

我怎能说，我不曾是怀春少女。在怔忡的黄昏夜色里，对面走过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刹那那间，白日梦温柔地笼罩着我……一定神，男子早已走远，花妖树精等等可能从来没出现过。

我终于遇见爱情之烈焰，紧紧握住不肯放手，不顾掌心的灼伤。我爱他，如此迫切，我却仍然失去了他。原来爱是救赎，是割肉饲虎；却也是杀戮，是冷眼看你割肉相饲，而幸福是一种遥远的胜利，非经牺牲不能取得。

某一次考试，我考得一塌糊涂。事后我从来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曾经参加过。而我更加羞于说的是：那是因为前一个晚上，我跟人吵架了。为什么吵？吵的结果是什么？我已经不记得。我怎么可能为了丝毫不重要的事，贻误重大的事呢？我，很惭愧。

但，这大概就是爱的本质。胡兰成说多

年前他与张爱玲，是“男废耕女废织”——爱情是多么跋扈的一件事，要人全力以赴。但人的时间、精力、体力是有限的，你只有一份热情，给了爱情，就不能给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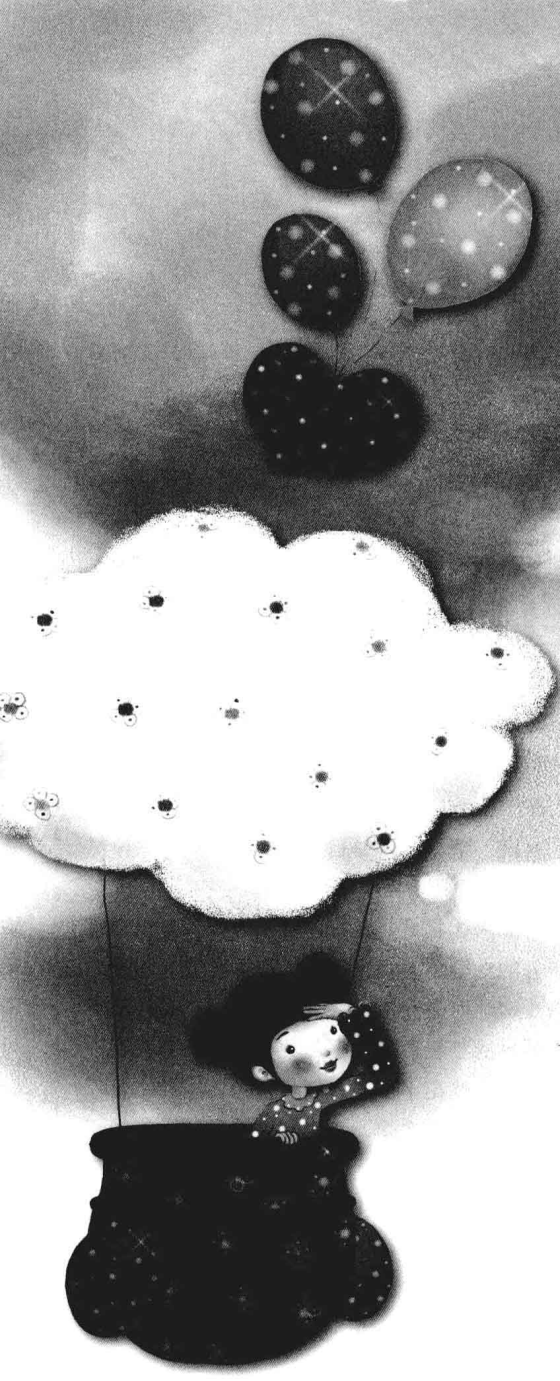
如果让我重回青春，我但愿我曾是一个有定力的女子，不痴痴等待某个男子若有若无的脚步声，而是专注于背英语单词——我在记忆力最好的年纪，没有下苦功，就意味着我在中年之后，要花十倍的时间与精力。当我重新行进在山山水水之间，我应当为祖国的大好山河而感叹！因为这一生，我可能只来此一遭；而不是，不断地看手机，心神不宁，一回宿舍就打电话，吵架，哭鼻子……

我像你一样，曾把深爱放在第一位。然后我才发现，或者，在浅处爱，去深处活，才是最通达的人生选择。

生活是很有滋味的，值得细细品尝。爱情不应该是它的全部，甚至不应该占据太多位置。李敖的诗歌这样唱：“人家的爱情深，我的爱情浅，人家的爱情似海深，我只爱一点点。”

一点点的爱，足以让生命绚烂。

原创



「录」 目 CONTENTS 亲爱的

03 在浅处爱，去深处活

叶倾城

06 格言现场

花火流光

08 驶过青春的那一班列车

林特特

09 满月下

余光中

10 天才的陶小猪和美丽的丁小蕊

趴 趴

12 文艺中年帅爸爸

静女棋书

14 那些皆有可能的青春破事

周韶峰

17 我叫张三多

刘 勇

19 关于阿暴的江湖传说

灰 马

21 谁人不爱文学青年

乔小囡

23 睡着的泪

林 白

24 真心话树洞，甜蜜对对碰

26 风琴白衣的无敌张飞

风为裳

27 如果哈利不波特

舒 心

28 我是来表白的

小 硕

30 爱在三千英尺之上

郑衍文

32 《我爱记歌词》里的情感蜜饯

35 新生

基里尔·梁波夫

紫露凝香

38 爱里的人都是傻的

Lulu

39 一生的歌谣

佟晨绪

40 绝版的青春往事

郑 啸

41 强盗与蜜蜂

米歇尔·毕克马尔

总 监 制 李彤

总 策 划 谷雨

执行主编 孟遥 朱国印

编 者 小卯 李秋实 沙言 左尔 罗生

42 是你给我一片天

清 风

44 吻到花开

手 语

46 因为有爱，所以我一直在那里等待

49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茨维塔耶娃

50 温暖相爱，婉转悲欢

52 被老虎吃掉的朋友

湄 水

53 我们的爱

本雅明

54 那是青春，不是痘

佚 名

57 画：跟绿豆蛙谈情说爱

施功展

58 歌典：“父亲节”的告白

60 失去伴侣的鹅

邓 迪

61 每一朵花都有另外的母亲 鲍尔吉·原野

62 你会为我去摘那枝花吗 丹尼斯·德苏佐

63 灿烂新闻：我为你而来，不顾一切

66 那些似锦年华

柴 静



恋恋轻歌

68 总要路过那些荒凉

一路开花

69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徐志摩

70 人生不会像电影般重逢

宋丹丹

72 你读到第几句会心痛

73 一别一辈子

张爱玲

74 我们走散的时光

坠歌忆

76 在时光深处说爱你

78 星光下的少年

叶倾城

81 一梦三四年

郭敬明

84 等不到，忘不了

叶倾城

86 穿过你的时光我的手

李兴海

90 爱是逝去之后的领悟



香草奶昔

92 跟我走吧

林一苇

94 相亲

刘斌立

95 谁是康师傅的康师娘

舒惠芳

98 理发师一生孤独

维 舟

100 书屋：爱与时光的温暖书房

102 让不爱蓝小禾的家伙后悔死

安 宁

105 枕边书

廖伟棠

106 黑山老妖与惹祸精

暗 香

110 给青春织一条爱的“围脖”



生如夏花

112 关于Crush的拉拉杂杂

刘 瑜

113 当经典情话遭遇不解风情

小 卫

114 儿子是好样的，爸是狗样的

南在南方

116 东风吹，战鼓擂

王小柔

118 台词：超越一切的爱恋

120 孩子，且让我们彼此放手

121 自杀前的一件事

梁凯恩

122 父亲的灯

陈佳宁

124 有只蝴蝶想恋爱

安徒生

126 热帖子：非诚勿扰？我偏扰！

128 流言：咸鱼翻身，还是咸鱼



时间：2010年5月11日

地点：《格言》编辑部

编辑们在策划一个专题，探讨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问题。

朱国印：大家想想看，现在的孩子与父母之间存在哪些沟通方面的问题？

李鹏程：这个……基本上很多。

李秋实：孩子与父母的沟通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根本就不沟通！



时间：2010年3月14日

地点：云南大学信息学院女生宿舍

一本纯情小说《曾爱》引发了女生们对初恋的讨论。

静静：初恋啊，基本上属于没有结果的花。

小初：初恋的美好恰恰归功于不成功。

阿媛：那初恋的不美好呢？

楠子：失恋——对方不把你放在心上，你还把对方放在心上。



时间：2010年4月20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3号教学楼

思想道德修养课上，张教授和学生们畅谈起人生。

学生：老师，情感、学习、就业的挫折似乎是大学生的不可避免之痛，请问您对这些有什么看法？

张教授：失恋、痛苦、挫折、失败……假如这些经历得太少，则人生阅历不够丰富；但是经历的次数太多，又会丰富了别人。



时间：2010年4月5日

地点：长沙市车站路麦当劳餐厅

初一女生小薇发现好友一直在背后诋毁自己。她伤心之下，向哥哥诉说委屈。

小薇：要知道，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把她当成我最好的朋友。她怎么能这样对我？

哥哥：这事你要先检讨自己。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朋友只是“有”，而不是“友”。

小薇：这话怎么说啊？

哥哥：很简单，朋友有钱，我们需要朋友的钱；朋友有闲，我们需要朋友的闲。我们需要真的朋友，但我们未必真的需要朋友。



(杜肖牧图)



花火流光

一阵鸟鸣，满眼春光，我跟随那条长满青草的小路奔跑，恍若突然欢快起来的小狗。一个单眼皮耍酷男生突然降临，以“嘿嘿嘿嘿”之声为主调，间隙中填充着双节棍敲击的余音，时疏时密，清脆悦耳，每一个音符都投影于我的波心。于是我独自沿着澎湃的河流，欢快地去寻觅。微风低回，云飘如雨。





珊瑚是我的高中同窗。原本我的同桌是一个黑黑瘦瘦的男生，我时常同他争辩，有时上着自习，一班学生闹着闹着陡然安静下来——教室里只听见我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地恶斗，一旁的人听得出奇，一下哄笑出来。我一下便深觉耻辱。我那时十几岁，穿一件苹果绿小圆裙，骨头还在噼噼啪啪地生长，心已经长起了许多奇异的棱角，轻轻一碰就会被触痛。

珊瑚的到来使我和同桌的格斗变成固定模式：珊瑚推倒他堆在课桌上的书，同桌伸出手抓她，我用一柄尺子“啪”地狠狠敲在那只黑手上，然后我们拔腿就跑。那年的珊瑚一身洁白的淑女裙，有安静恬淡的笑容，内里却藏着比我更加不安定的气质，稍稍一个触碰，便泄漏出去。

不久，便是高三春天。有时抬头从窗子看出去，山一点一点绿起来，珊瑚的脸却一点一点消瘦。我做卷子做得发急，哗啦啦全推到地上，珊瑚替我一本本捡起来，说：马上就过去了，马上。

我和珊瑚没有考到同一所大学，但两所学校离得很近。我用了很多心思来写信，大部分是写给珊瑚的。她的信回得也快。我们那时不知为什么苦恼，在信里引用了许多忧郁的字句。记得我在信末写：谁家红袖不相怜？珊瑚

也会的信里写她在英语话剧节时演斯佳丽，穿了湖水蓝的长裙从楼道“咚咚咚”地跑过去，伏在楼梯扶手上笑得不行。

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见面。珊瑚的学校总是放露天电影。夏日的夜晚，幕布上光影流离，一束束光线从人群中扫过，照在那些年轻、热切的面孔上。我们其实从没完整地看过一部电影，总是坐在人群里低声交谈。交谈的内容曾经是关于一个男生，他在课堂上塞给珊瑚一封信，一封晦涩的情书。我们就着银幕昏暗的光线研读那封信，信里的一句话我依然记得：“好姑娘，教我如何消磨好青春……”

那些飞快划过的时光，或许正是一些这样的消磨：和珊瑚沿着护城河散步，走了整个晚上。像一场没有目的地的旅行，一圈又一圈，我们并不焦急，以为我们会一直是16岁，17岁，或者18岁。25岁吗？不，那就太老了。

珊瑚是何时恋爱的，我不知道。我知道时，她已经开始每天给他打很长时间的电话。他，就是当年我的同桌。珊瑚打电话频繁占线，我开始一个人去图书馆。图书馆的桌子很大，光线明亮，气息安静，是一个适合在信纸上铺叠情绪的地方。

珊瑚，这个周末学校影院里要放《芳芳》，你是否来看？珊瑚，你假期打工的那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
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驶过青春的那一班列车

◎ 林特特



家书店已经拆迁了，我买回许多国家地理杂志——原想把这些都寄给她，却怕打扰他人的恋爱气氛，最后还是作罢。只用最简短的E-mail联系：你好吗？他好吗？我很好。我像是一只迟疑的蜗牛，每每爬向与珊瑚相反的地方，总是忍不住一再地回头张望。

临到毕业，珊瑚计划着出国，每个周末都在背单词。她是固执的。年末，珊瑚和男友分了手。寒假我与珊瑚一同回家，我们在三十多个小时的车程中很少交谈。我听一卷磁带，她一直在看《百年孤独》。晚上我醒过来，轻声问：喂？她说：我在这里。我于是又转过脸睡去。

珊瑚的签证终于拿到了，那时是初夏。我送她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车子开动前，珊瑚把脸贴在密闭的车窗上，我始终辨认不出她说的究竟是什么。

如今偶尔在MSN上一起聊天，珊瑚对我说：下个月你要过生日啊。我微笑着回答：是啊，第二个16岁。

在我的第二个16岁时，我的朋友珊瑚在地球的那一端与金发碧眼的异国人生活在了一起。她每天读书写报告打工，依旧像顽强的植物，执著地向上生长。那些曾经爱过的男孩子们，现在又散落在什么地方呢？而我，在一个炎热的城市里写下上面的这些故事。

我一直没有告诉珊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在回家的列车上想起她时，火车正穿过一座大桥。桥下江面宽阔，太阳照射其上，金光万丈。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正如那灿烂的波光。我坐在火车上，看着那桥那江面那光芒渐渐远去，我知道岁月也将从我们身上飞快碾过，一去不返。我并不恐惧，因为我的朋友珊瑚，永远和我坐在同一趟列车上。

(摘自《时代青年》2009年第5期)

满月下

◎ (台湾) 余光中

在没有雀斑的满月下
一池的莲花睡着
蛙声嚷得暑意更浓
这是最悦耳的聒噪

坐池边的石凳，想起
这时你也该睡了
想起你的长睫该正缝起
缝起一串梦寐——

梦见你来赴我的约会
来分这白石的沁凉
或者化为一只蜻蜓
憩在一角荷叶上
啜一口露水，掬一捧月光
或者让我揽你的腰
揽你古典的窈窕

恰使楚王妒嫉的那样
楚王？楚王？巡夜的萤
说夜深了，说雾
自池面升起空濛
多纤维的月色有点蓬松

那就折一张阔些的荷叶
包一片月光回去
回去夹在唐诗里
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

(摘自《余光中作品精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要为每一颗高远而孤寂的星星，献上我的美丽。

天才的陶小猪 和美丽的丁小蕊

◎ 叭 叭

陶小猪的同桌叫丁小蕊，是一个美得让小猪自卑得想哭的女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那么不开眼，让西施和东施一起坐，陶小猪很郁闷。

美女总是可以得到太多的青睐。新来的最帅的物理老师最喜欢提问丁小蕊，用一种女同学羡慕得发疯的声音。

“小蕊同学，你来回答，浮力是多少？”

“小蕊同学，你来说一下，陶小猪同学的答案有没有错误？”

陶小猪同学的答案没有错误，她唯一的错误就是生在了一个和美女共用一片蓝天的世界里。

报名去校电台参加主持人选拔的时候，陶小猪匆匆赶了个前场。她又蹦又跳地折腾了半天，汗都冒出来了，可是两位评委根本连看都不看她一眼，而在她后面的丁小蕊却让他们的瞳孔突然放大。

每逢下课，陶小猪不管多迅速地收拾好课本，不管多早地跑到食堂里，比她动作慢很多的丁小蕊却总是比她先打到饭菜，因为总有男生主动帮忙……

一天，陶小猪在吃晚饭的时候突然问妈妈：“如果你知道我会长成这个样子，还会生我吗？”然后没等妈妈回答就回到自己房间，再也不出来。

生活的哲学在于，无论怎么样你都得生活，无论你懂不懂，矛盾就是存在。

陶小猪虽然如此讨厌成为丁小蕊的陪衬，但是还得和她一起学习，一起生活。说实话，陶小猪挺喜欢看丁小蕊的，她美丽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没有瑕疵的皮肤。而自己怎么看都是一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丁小蕊无意中说，现在穿个迷你裙，真是不枉夏天的好时光啊。陶小猪这才发现，丁小蕊曼妙的身材在迷你裙的衬托下，亭亭玉立，犹如一只骄傲的天鹅。

从那一刻起，陶小猪心里的美丽概念已经简化成三个字：迷你裙。

那是一段忙乱的日子。对陶小猪来说，每天除了学习，就是运动、节食，减掉多余的脂肪。秋天到来的时候，陶小猪已经成功地减掉了10斤。10斤，多大一块肉啊，陶小猪兴奋得要跳起来了。学校选拔模特的时候，陶小猪穿着那“蓄谋已久”的迷你裙兴奋地登上了舞台。

她听到了大家的窃窃私语：“大象腿啊，这样的也来选模特？”然后她又发现，接着出场的丁小蕊又让大家的瞳孔瞬间放大……

陶小猪十分气愤地把那条丢人现眼的裙子扔到衣橱里，再也不看一眼。

从此以后，她每天写作业，做习题，回答老师的提问，看着自己的试卷被一切“不法”同学抄



袭……她似乎就是有这样的能耐，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掌握最多的知识，用最美丽生动的语言写出最动人心弦的文章。纷至沓来的获奖证书已经摆得到处都是，她懒得去收拾那些她认为根本没有用处的荣誉。她心里那个美丽的梦，已经随着“迷你裙事件”的发生而破灭了。除了学习，她还能做什么呢？

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丁小蕊，就是那个会让人瞳孔放大的丁小蕊竟然找上门来：“陶小猪，哦不，陶小陶，你好，请问我可以借你的笔记看一下吗？我真的很想借鉴一下你的学习方法。嗯，不知道我是不是打扰你学习了。你真的好棒，大家都这么说，要是我有你那么聪明，我真的是付出什么都可以……你不会笑我吧？”

陶小猪怎么也想不明白，丁小蕊这样的美女竟然会向自己借笔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陶小猪知道了，原来丁小蕊一直那么崇拜她，说她简直是一个天才，完美得无懈可击。她也知道了，老师总会背着她在同学面前拿她举例，给大家树立样板……

“那是一种飞翔的感觉。”后来陶小猪在日记里写道。

冬天很快过去，春天来的时候，陶小猪成了快乐的陶小猪。

在一次演讲的时候，陶小猪清晰地听到评委说：“这个就是三班很出名的那个天才，陶小陶，

真的很不错。”毕竟，世界上只有一个美丽的丁小蕊。但是，更重要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也仅有一个，天才的陶小猪。

（摘自《中文阅读》2007年

第6期，猪茜熙图）





不要迷恋爸，爸叫你害怕。哈哈……

文艺中年帅爸爸

◎ 静女棋书



家里就两个男人，

我和王英俊。我们相互吹捧，我叫他大帅哥，他叫我小帅哥，简称大帅和小帅。

王英俊的名字虽然土点，但人，是真的英俊。每天，王英俊骑着破自行车接送我上下学时，都有若干女人行注目礼，就连那个长了苦瓜脸的女老师，一看见他，都笑得像朵花。

虽然王英俊认为我智商不一般，但遗憾的是，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怎么样。这个问题，直接原因是我不用功，间接原因是王英俊对我放任自流。别的家长都是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提大棒，恩威并施，让孩子学习；但王英俊不那样，有事没事王英俊就招呼我，小帅，想去哪儿？我说，去KFC，他说，好。我说，去动物园，他说，好。我的提议只要不是太过分，他都说好。假期里，别的孩子都在家长的安排下，像赶场一样，忙着参加培训班，什么奥数

班、英语班，各种各样的班，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王英俊问我想参加什么班。我说，我想放风筝。王英俊笑了，说，本帅也有此意。

只有一次，王英俊没跟我商量，就去给我报了周末的美术班。因为我平时喜欢信手涂鸦，王英俊便认为我喜欢画画，并认定我有艺术细胞，不学画就是暴殄天物。为了不辜负王英俊的一片苦心，我乖乖地上去上课，可是，我想画风筝，老师偏偏让大家画鸡蛋，这让我很不痛快，心不在焉地，就把鸡蛋画扁了。老师抽出我的大作，说，这位同学，你画的哪里是鸡蛋，分明是鸡蛋饼！我看着他手里那厚厚的一沓纸，幽默了一把，我说，你把我的作业放在下面，鸡蛋当然会被压成饼了。

在美术班混了半年，我就烦了。我跟王英俊说，我快升初中了，学习压力大，不学算了。王英俊拍了我一巴掌，说，你小子想得长远，才上小学二年级，就考虑升初中了？

我不学画了，那个培训班的老师却依旧来找王英俊。原来，他看上了王英俊的好身材，想推荐他到美院做人体模特。尽管那老师说，那是高雅艺术，绝无亵渎之意，报酬按小时付很可观，可王英俊，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连声说，不行，不行，光着身子让别人画，那以后还怎么做人。我在一旁不怀好意地挑唆他，去试试嘛，干吗跟钱过不去。王英俊生了气，狠狠地瞪我，小子，记住了，做人要硬气，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

高二那年，因为听说考艺术专业文化课分数低，不用再没头没脑地做数学题背英语单

词，我决定重新开始学画。把这个决定告诉王英俊时，他火了。他说，人家上高中都拼命学习，你倒好，整天琢磨旁门左道，就算你考不上重点，怎么也得考个普通大学吧。

当年，因为家里穷，王英俊只读了个中专，他一直都有大学情结。但情结是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反正，我就是要画画。王英俊说，七岁那年你上美术班，学出什么名堂来了吗？我说，那时我的艺术细胞在冬眠，现在它们苏醒了。然后，为了证明重拾画笔还来得及，我一口气列举了齐白石、高更、梵·高等大师。他们都是年近三十才开始习画。我说，但凡大家，都是大器晚成。王英俊依然不买账。最后，我施出撒手锏威胁他，大帅，为了避免你把一个艺术家扼杀在摇篮里，我决定辍学打工，自己挣钱去学画。王英俊瞪圆了眼睛，巴掌抬得很高，然后啪的一声拍在了自己的大腿上。他妥协了。

开始，我师从本校的一个美术老师，但感觉他水平很有限。恰好这时，一位颇有名气的美院教授在校外办班，据说，那教授得过大奖，是艺考的出题人之一，很多人为了考上美院，不惜花大价钱去上他办的班。我也想去，可是，我没钱。确切地说，是王英俊没钱。王英俊是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收入微薄，两万多块钱，他一下子拿不出来。

我没料到美术老师会拿了我的画去给那个教授看，更没想到，那教授因为欣赏我的画而免了我的学费。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教授说，好好学，别辜负了你父亲。我这才想起，要是王英俊知道这事儿，不定得多高兴。可是，当我一路飞奔跑回家，把好消息告诉王英俊时，他倒挺沉得住气，教育我说天分高也得努力，那只是个起跑线，并不是胜利的终点。我扳住他的胳膊，说，大帅放心，我一定会跑到胜利的终点。

一上课，我就发现，很多同学的功底都比我好。艺术无捷径，为了能脱颖而出，我只能比他们更刻苦。那一年，除了学文化课，业余时间我几乎都用在了画画上。我的热情感染了王英俊，没事时，他也会捧着画册看，尤其喜欢看人体素描，兴致来了，还会在镜子前摆pose臭美。有时也会问我，小帅，我的体形没走样吧？我冲他竖大拇指，王英俊就满意地笑。这个40岁的老男人，把体形看得比命都重要。

第二年，我如愿以偿考上了美院，专业是室内设计。我放弃当画家了，一来没那个潜质，二来我想早点挣钱，王英俊老了，我得养着他。王英俊当然不服老，他把拳头一握，说，看这肌肉，哪点不像小伙子。可是，等我从他的鬓角拔下一根白头发，他就蔫了。

因为学画，我成了艺术青年，王英俊沾了我的光，成了艺术中年。只要有画展，我们就去看。那次，是美院教授的一次集体画展，我和王英俊转来转去，在一副裸体画像前，同时愣住。那个男人，眉眼俊朗，身材健美，握拳屈膝，简直就是东方的大卫。作品很美很有震撼力，看得我眼睛发涩。王英俊反应过来，拉起我就走，故作轻松地说，那模特跟我长得太像，侵权，侵权。可是，他的手心里有汗，我知道他很紧张。

那幅画像，就是王英俊的。其实，他到美院做模特的事，我早就知道。一年前，因为教授太严厉，我顶撞了他，他一下就火了，吼道，看看你这自负的小样，还真以为我看上了你的画啊？要不是你爸来求我，主动要做我的模特，我能收你吗？又说，知道你爸作了多少思想斗争吗？知道他多么辛苦吗……

那是我和王英俊之间的秘密。他不说，我便永不提起。

（摘自《小小小说月刊》2009年第11期，猪茜熙图）



谁在青春中金戈铁马，踏碎誓言，攻下了你心里的城？

那些皆有可能的青春破事

◎ 周韶峰



我高中时最迷恋的那款游戏叫《传奇》，用老黑的话来说，那时我们做的梦，除了春梦就是组队打Boss。

在许多人眼里，我们是一群鼠目寸光的孩子，躲在教室角落，每天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挥霍着自己大把大把的青春，浑浑噩噩。我与老黑他们唯一不同之处就是我会用笔记下我的生活。那段日子，我的日记本上记下的是千篇一律的《传奇》玩后感。我渴望自己成为传奇，我在文字里吼得歇斯底里，我不是鼠目寸光，我也有自己的梦想。

那是秋天里一个明晃晃的上午，我把自己埋在书堆里做着白日梦，现实却硬生生地把我从梦里拉扯出来。我发现我的课桌旁边多了一个女孩，不，是个小太妹。她正

嬉皮笑脸地对着我笑，准确地说是对着我流在书本上的那一滩口水在笑。她说她叫什么什么，我们以后就是同桌了，请多多关照。

对于我们这样一群蜗居在教室角落里的男生来说，迎来一位美女就好比少林寺迎来一群尼姑一样耸人听闻。我们班是这所重点中学的重点理科班，小太妹是一个插班体育生，很疯也很能侃。很显然，她不是一个淑女，因为会举起拳头来揍我们。我们这群“很羞涩”的男生，倒是在这个小太妹面前表现得很君子，被她打死也不还手。

课外活动到来的时候，小太妹就会飞快地跑到体育场参加训练，我们一伙也会趁着这难得的40分钟去过过足球瘾。每当小太妹跑步经过我们周围的时候，球就会飞起直扑她而去，运气好的时候刚好会狠狠地砸在她身上，接着就会听见一个女生夸张的尖叫和咒骂。虽然更多的时候，足球飞过了围墙或者被扣留，我们身上也总是会留下小太妹暴虐的痕迹，但是我们从未放弃过逗她，她让我们觉得生活里照进了阳光。

我们成天围着小太妹侃大山，陪着她一起疯疯癫癫，常常会忘了游戏里的挖矿、PK、打怪，《传奇》沦为了我们生活中的配角。



我还是一直坚持着写作，写自己的生活和梦想，这让小太妹对我产生了好奇。老黑对小太妹吹嘘我是一个鼎鼎有名的非主流少年作家，粉丝遍布全国的大街小巷。小太妹终于没能经受住诱惑，开始无耻地向我索要各种好处，比如，作为同桌的好处。我妥协了，扔给她一本厚厚的日记，我说作为我同桌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偷看我的日记。

高二的春天，真是一个少男怀春、少女多情的季节。我在书本里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六个字：“周韶锋，我爱你！”我环顾了一下周围，没有人注意我，我“嘿

嘿”地笑了，然后大声地对那群终日一起厮混的鼠辈们吼起来：“哪个崽儿写的啊？锋哥是这么好捉弄的吗？”他们就围拢过来，经过一番研究，一致认为是小太妹写的。

等小太妹训练完回来，教室里沸腾了。我扬着手中的字条，笑嘻嘻地质问她是不是恶搞锋哥了。老黑之流在一旁起哄要小太妹直接对我表白。她的脸只红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扬起头，同样笑嘻嘻地承认是她恶搞的，说是早就看不惯我的那股拽劲了。

“再要这样，我就接受了！”我敲了敲她的头，警告她不许再有下次。我看见她脸上的笑，就跟训练时跑偏了道一般不靠谱。

转眼就到了高三，我们换了教学楼，小太妹有幸被提拔到前排就坐，离开了我们鼠目寸光的范围。对于我们来说，距离一点也产生不了美。我告诉大家我要发愤图强了，老黑他们就笑，说我要“发粪涂墙”了。

我正儿八经地加入到早操行列，站在队伍的尾巴上，规规矩矩地做着第八套广播体操。我问老黑他们还记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不，他们点头，然后我就“嘿嘿”地笑，笑得他们莫名其妙。

他们不知道，每天做早操的时候，都有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会从我身旁路过。那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啊：扎着高高的马尾，一身白衣，在晨光里有种说不出的朦胧之美。她总是孤零零地一个人来出操，也是待在队伍尾巴上，这让我觉得她跟我一样有思想，感到很亲切。

暑假补课的那一个多月里，我坚持每天出操的壮举，被老黑他们惊叹为奇迹。

我们新搬进的高三教学楼，建筑结构很怪异，常常会给人一种错综复杂的假象。我认为这里玩巷战会很过瘾，对“情侣”来说更是天堂。江湖一直传言，有一猛男和一猛女，时不时趁午休时间，偷偷到楼顶玩“接头游戏”。这样的传言对我诱惑深重，很想一睹为快。

然而，当传说在某个中午真真实实地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的心猛烈地跳着，生疼。其中的一个背影是多么熟悉啊：高高的马尾，一袭白衣……



我郁郁寡欢了好一阵子，冲着老黑大吼“朕的暗恋没了”。我不再迷恋早操了，事实证明老黑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话确实是对的。

生活依旧嘻嘻哈哈地过，我还是原来的我，不再提什么发愤图强，也不再说什么《传奇》，没事就在床上躺着。老黑说锋哥怀春了，得去帮我张罗一个女朋友。

老黑说步骤很简单，先锁定目标，再主动出击，保证百发百中。我翻着一本青春杂志，对他的说辞无动于衷，我说你瞧瞧这书上写的青春期多丰富多彩啊，你怎么就一个不知长进的样儿，就知道儿女情长。

老黑当我是空气，自顾自地张罗开了。他们首先把目标锁定在第一排最右边的两个姑娘身上，那是两个小巧的女生。如果你有足够强大的传统审美能力，就会发现她们一个叫“大家闺秀”，一个叫“小家碧玉”。然后老黑抓阄选中了那个“小家碧玉”，紧接着就是张罗情书——锋哥我的文采那么好，写的情书也肯定是文采飞扬，这事差点把他们难倒了——即使再愚笨的孩子，也总有灵光一闪的时候，更何况再难也难不倒百度。情书抄好了，老黑“嘻嘻”地对着天花板笑献了一个飞吻：“感谢李彦宏，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当我把一整本杂志浏览完的时候，老黑他们已进行到了送情书的阶段。这个任务交给了憨憨的糍粑。老黑给了他两颗阿尔卑斯，让糍粑把一颗阿尔卑斯连同情书交给“小家碧玉”。糍粑很乐意接受这个差事，他嘴里含着一颗阿尔卑斯，就蹦蹦跳跳出了寝室。

这天晚上放学后，“小家碧玉”让我留下来，说有事找我。在走廊朦胧的灯光照耀下，我看见小家碧玉红着脸。我说干啥啊，她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啊，她说她现在要好好学习不能谈恋爱，我说谁想跟你谈恋爱啊。

最后，“小家碧玉”一路哭着跑了。



恍恍惚惚中，我们这群挥霍青春的孩子，就到了跟高中校园说拜拜的日子。

毕业聚餐的时候，小太妹蹦蹦跳跳地跑来找我碰杯。她有点哀怨地说，锋哥啊，我当初是真的喜欢你呢，那个纸条不是恶搞的，你是不是故意装的啊。我说怎么会呢，我高中唯一喜欢过的一个女生，就是隔壁班的那个白衣美女。

这时糍粑一拍大腿说，我的妈呀，锋哥你说的是不是我原来的那个女朋友啊！我一脸哀怨地看着糍粑，咬牙切齿地问，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楼顶猛男？糍粑不停地点着头说对啊。我正要出手的时候，老黑和“小家碧玉”肩靠着肩走了过来。老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在高中，要想尝尝爱情的滋味，谁不是地下工作者？

我抱着一瓶啤酒“咕咚咕咚”地喝了个底朝天，冲着大家嚎了一句：“这青春真美啊，就像李宁说的一样，一切皆有可能！”放下酒瓶，我在心里问：当我们不再青春的时候，这些事情，还会不会再来？

我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等到知道答案的时候，我们就都已经老了……

（摘自《课堂内外》2010年第4期，

潘英丽图）